

憲章錄

十五

36172

憲章錄卷第三十三

成化六年庚寅
至八年壬辰

六年春正月庚辰朔 丁亥河南地震 兵科給事

中郭鏜奏今年正月河南布政司奏地震既而掌太
常寺事李希安奏甘露降俱下禮部尚書鄒幹等即
以甘露事上聞臣備位諫官適覩二事不敢不言蓋
遇災異則懼心起悅休祥則驕心萌懼則脩德驕則
怠政故聖人不貴祥瑞春秋獨紀災異商之中宗高
宗桑穀生朝雉雉昂耳二君因巫咸祖已之言恐懼
脩省變災為祥故能享國長乂商道益隆漢文景之

時日食地震山崩川湧星變之異未易遽數二君恐懼脩省今年下詔勸農桑明年下詔減租稅以致民和氣應海內富安惟遇災而不知懼者然後亂亡隨之 皇上踐阼于茲六載位列大臣職居典禮者正當如巫咸之告君祖已之正事鄒幹等乃以先奏地震遲留不言顧以後奏甘露諂言瑞應跡其所存實懷容悅之私伏願皇上以年豐爲瑞以民安爲祥以賢才爲寶遇災而懼聞瑞不喜仍罷幹希安二人以謝天下及禁約天下今後不許獻言祥瑞仍以地震天旱因災求言博訪政事缺失民間疾苦以次施行

使天下後世知 皇上不愛祥瑞不近諂諛懼災脩
德其爲瑞應豈不大哉 上曰朕未嘗以此怠於德
政郭鏗安得爲此言姑置之 以湖廣地震遣官祭
告境內山川 韓雍奏乞終制并辭免右都御史兼
總督兩廣軍務之任 上曰兩廣用人方急難拘常
例守制不允辭 二月 晉府悼昭王嫡長子奇渚
奏乞存留先王時私自淨身二人在府任使 上曰
王擅留淨身人教授不行諫阻本當逮問姑宥之所
司即以其人送京仍通行各王府及兩京公侯駙馬
伯家凡有淨身人即送京毋隱違者罪之 勅刑部

左侍郎曾翬等循行天下考察官吏得失訪求軍民利病 吏部尚書姚夔等議陝西山西山東湖廣荆襄兩廣貴州南北直隸俱有巡撫都御史江西亦有撫民按察使趙啟雲南多係土官衙門不必遣官惟河南四川浙江福建及直隸大名等府無巡撫官擬各堪爲巡撫者奏入 上命曾翬往浙江原傑往河南滕昭往福建黃琛往四川宋旻往大名令召趙啟還京待缺夏時正往江西召湖廣巡撫羅篋掌南京都察院事以吳琛代之 三月 免河南汝州糧三

萬七千六百石有奇草四萬八千餘束 翰林編脩

陳音言養德之要莫先於講學講學之功莫先於好
問今陛下雖間御經筵然勢分尊嚴上有所疑未嘗
問下有所見不敢陳願於退朝之暇擇儒臣有學行
者引至便殿有疑輒問務使聖心渙然如天開日皎
則以之正心正家正百官正萬民而億萬載太平之
業基於此矣異端者正道之反害治之大者也當今
號佛子法王真人者無片善寸長可采名位尊隆賞
與濫溢伏願降其位號杜其恩賞繼今凡有請脩建
寺觀者悉置於法未爲定制則妖妄絕正道明而民
興行矣上曰此事累有人言俱已處置 京師雨雹

晝晦陝西寧夏大風揚沙黃霧四塞 癸未昏刻月

犯金星 改趙府左長史雷霖爲金華同知 免直

隸蘇松常鎮四府蘇州大倉鎮江三衛去年秋糧二

十四萬八千餘石屯糧七千一百餘石 致仕右都

御史羅通卒通江西吉水人末樂中舉進士歷官兵

部郎中以貪淫謫廣東東莞縣河泊所官己巳之變

通上戰禦之策于謙薦爲兵部員外守居庸關尋至

副都御史大學士陳循復薦之景泰中轉右都御史

通好談兵遇人輒喋喋不已其言詭怪不經說者謂

其挾詐以取功名如通比者世常擬其邊才云 免

直隸池州寧國二府去年秋糧一萬八千七百餘石
宣州衛屯糧二百六十餘石 夏四月 庚戌立夏
雷未發聲陰霾四塞 大雨水 以水災免直隸溧
水溧陽句容六合江浦當塗蕪湖七縣稅糧共三萬
六千四百餘石 致仕南京工部尚書王來卒來浙
江慈谿人由乙榜舉人授江西新建教諭擢御史巡
按蘇松常鎮貪暴者望風引去歷陞右都御史征勦
湖廣苗賊縛渠魁韋同烈等以獻轉南京工部尚書
天順初致仕至是卒年七十六訃聞賜祭塋來臨事
明達奉命宣力四方所至以幹辦稱 五月 工部

左侍郎霍瑄卒瑄陝西鳳翔人由舉人授大同府通判薦陞知府正統己巳英廟北狩車駕至城下守城者戒嚴不敢啓瑄從水竇下匍匐出謁叩馬嗚咽進膳羞靴袍等物出府庫金帛犒虜尋遷山西叅政仍掌府事英廟復辟徵拜工部侍郎賜二品服成化初因詈其屬何經經訐其擅費工料瑄不自安以老乞休至是卒瑄質樸少文勤於幹理在大同最久熟知邊務雖官至工侍然亦不究其用去 巡視河南戶部左侍郎原傑奏黃河自古爲河南患盖以水勢瀾漫遷徙不常彼陷則此淤軍民隨處開墾退灘之

地以給口食以供租稅蓋以此而補彼也柰何姦徒
陰結王府官校槩指爲園場屯地投獻徼賞王府輒
便標封界至占收子粒民不聊生請自今有犯者不
問軍民舍餘俱終身謫戍其王府官亦不許陰結受
獻致興詞訟違者一治以法則姦猾有警而民無橫
擾矣又彰德懷慶河南南陽汝寧五府山多水漫衛
輝一府沙灘過半軍民稅糧之外僅可養生開封一
府地雖平曠然河決無時洪武間蒙恩例除常稅外
荒地許民耕種永不起科景泰時乃創起科例致令
姦民互相告訐徵歛日重民迫於勢傾家陪納請如

舊例凡軍民有告訐不起科者不聽則可免賠償之患矣戶部覆奏從之 陝西巡撫馬文升奏陝西三

邊榆林最爲要害甘肅可以堅壁清野而坐困虜寇寧夏可以恃山阻河而守禦叛羌惟榆林河套山澤之利足以資虜又兼入境抄掠常獲厚利是以侵犯我邊曾無虛歲及我出兵虜輒遁去徒費糧芻爲今之計誠莫有過於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請勅該部每歲秋初遣主事一員督軍計辦糧草事竣還京務使常有十數年之積則軍民免轉輸之勞地方無驚疑之患事下戶部議以爲陝西歲征稅糧及部運銀布

三百十九萬八千三百三十二石彼處歲支糧料并銀布折支俸糧及冬衣布花折收止用二百一十六萬六百八十三石尚餘一百三萬一千六百四十九石此外又有開中鹽糧之類以三年計之可足年半之用以十年計之可足四年有餘其所不足者有司不能依期完納耳乞移文巡撫并布按二司總督糧儲官預計各邊所用之數酌其地里遠近量爲派撥秋收徵完則足以供用不須借撥他省別行措置從之按嘗備兵延綏其歲徵稅糧年例銀兩俱發延安府收貯計應用有餘時有知府張邦彥者給散防

秋軍人尅減侵欺數多每稱不足又別行措置嘗揭
其端以達之巡撫總制皆支辭批答不肯查理上下
相蒙而邦彥亦遂夤緣通顯邊敝日滋必專差科道
官以查理庶乎其可也 國子監丞李伸言前行聖
公孔弘緒自幼失學長狎羣小以致干冒刑憲聖明
念先聖裔特加寬宥革職爲民命其弟弘泰襲封然
教之不豫將復蹈前轍伏望留之京師俾隨侍班行
獲覩禮制退則從游太學親近師儒俟其學成遣歸
奉祀禮部覆奏着弘泰在監讀書一年然後許歸朔
望隨班朝參從之 大學士彭時等言近來旱傷去

處除南方路遠未知虛實北方山東六府直隸大名
廣平順德三府及河南地方夏麥無收秋田未種雖
經累報災傷有司未免照例覆勘展轉遲延人心不
安流移道路勢所必至請勅三處巡撫官設法賑恤
凡災傷州縣今年夏稅并戶口食鹽鈔貫照數蠲免
其見今追陪各項馬匹亦暫停止太僕寺丞暫令回
京待後豐年再令買補如此庶民困或可少甦流移
或可少息奏入從之 上欲於西山建佛閣六科給
事中言四方旱暵夏秋無收百姓嗷嗷待哺荆襄流
民強梗陝西虜寇侵掠致勞宸慮分遣大臣巡視動

調官軍今乃起無名之工爲不急之務徒費國用有傷治體若謂建閣果有福利孰若以之賑濟饑民賞勞軍士其爲福利豈不大哉 上曰歲荒民饑西山

佛閣其亟已之 六月戊申朔日食 秋七月 巳

卯皇子生母妃紀氏初有娠萬貴妃知而忌之 上

令別居至是誕育西內廢后吳氏保抱唯謹 命都

御史項忠吏部侍郎葉盛賑濟饑民右府都督僉事

李杲撫治屯營 戊戌曉刻月犯昴宿 戶部奏給

事中韓文等勘實通州張家灣等處被水軍民二千

六百六十戶漂損房舍六千四百九十處 上命所

司賑恤之

八月

免陝西臨洮府屬縣并鞏昌等

五衛去年稅糧八萬一千石有奇

兩京御史員缺

吏部請循舊例選行人進士中文學優長年貌相宜者理刑試職

上曰御史職司風紀糾察百僚自非

學行老成之士鮮有不變亂黑白者今可遵憲綱選用務在得人凡以科目進身歷任三年者不限內外皆用之

以旱災免山東濟南東昌交青萊登六府

農桑絲絹

已巳廣東高雷二府地震有聲夜月犯

天罇星

巡視浙江刑部侍郎魯翬奏罷布政張清

清四川巴縣人宣德庚戌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官布

政清奉職廉謹非客至罕御酒肉人號爲青菜張以其執法太嚴又謂之板張浙俗侈靡清一敦之以節儉同僚多不堪竟致以老疾去人多惜之 九月丙

子朔曉刻金星犯軒轅左角星 甲午夜金星犯左

執法 巳亥曉刻金星犯木星 大學士彭時等奏

京城米價日貴一日在京蓄積之家因而閉糴以要

厚利乞命戶部將官俸軍糧預放三月如又不足將

東西太倉米平價發糶收貯價銀待豐年支與官軍

折俸其德州倉糧亦宜量數發糶以濟河間之急此

令一下庶幾人不閉糴米價可平且荒年盜起不時

出沒乞命錦衣衛早加緝捕庶免貽患 上嘉納之

庚子曉刻金星犯左執法 吏部言邇者兩奉詔

旨以人才難得恐考察黜退官中尚有一二可用者
命臣等集議臣等詳審得廣西平樂知府袁衷山東
泰安知州畢宗賢河南脩武知縣劉昭山東濟寧州
判官張寧歷城主簿郝志道俱被黜之數舍短取長
尚有可用其餘一時難知不敢泛舉至於伸訴奏告
之人難以准理宜照舊發遣從之 冬十月 丙午
夜東方流星赤色光明燭地自昴宿東北行至井宿
總督兩廣韓雍等奏斷藤峽殘賊二百餘徒夜入

神電衛城燒燬電白縣治 刑部奏罪人張元吉法

當凌遲處死刑部三覆奏詔免死杖一百發肅州衛

充軍家屬隨住都給事中毛弘等上言張元吉襲祖

左道謬號天師罪重惡極今殺人而獲生何以馭天

下伏望戮之於市以昭國法 上以事旣施行姑已

之 戶部會官議巡撫漕運等官所陳事宜一蘇州

松江常州及嘉興湖州五府輸運內府白熟粳糯米

并各府部造粳米每歲十六萬石俱官給以船今經

沿途輒廠鈔關必欲如民船帶輒納鈔兼遇水涸守

閘又爲運軍凌逼及抵楊村等處則攬頭包攬巧肆

刻削是以留滯日久困於負貸請罷帶輓納鈔之例
及禁包攬之害仍移文漕運官令軍民船皆魚貫而
行其有漂流糧米以該納京倉者改納通州省腳價
以補其數議上從之 以水災免保定等衛子粒二
萬三百石有奇 以旱災免河南民田夏稅三十七
萬七千七百石有奇軍屯子粒八萬六百石有奇
放國子監生歸原籍以聽取用時吏科給事中程萬
里言饑民流集京師米價騰踊吏部聽選官及監生
不下萬餘率多缺食故准回籍 十一月 命右副
都御史項忠總督河南湖廣荆襄軍務 十二月

調江西按察僉事張恂于浙江提調學校 戶科都
給事中丘弘等言近來京城內外風俗尚侈服飾僭
用無度酒席皆用簇盤民之窮困由此在京射利之
徒屠宗順等數家販賣寶石至以進獻爲名或邀取
官職或倍獲價利蠹國病民莫甚於此乞嚴加禁革
及將宗順等倍價賣過寶石銀兩追徵入官給發賑
濟刑部尚書陸瑜上議以爲弘等所言深切時弊逮
宗順等數人治罪追價利以充賑濟詔宗順等姑置
不問備榜申明禁約 管理柴炭工部侍郎王詔言
惜薪等司諸項柴炭年增一年今順天真定保定俱

被災傷救死不贍焉能應役乞勅工部行內外諸司
自今合用柴炭預爲減省以節民力從之

卯辛

七年春正月甲戌朔 兵部尚書白圭等奏陝西近

年以來毛里孩滿四及阿羅出等相繼寇亂民遭荼
毒 皇上命將出師爲民除害班師未幾虜寇如故
良由鎮守三司等官縱弛偷安負朝廷重托宜嚴加
究治 上即馳勅切責之 以浙江左布政余子俊
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白圭等言先因
荆襄等處流賊猖獗特勅項忠總督征勦今賊王彪
就擒餘黨多困於饑寒出於逼脅宜令項忠相度賊

勢會彼處巡撫總兵等官計議撫捕長策不必動調
永順保靖等處土兵騷擾地方 上是之 定長運

法漕運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運民運淮安徐州臨
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運官分派官軍轉運於通州
天津二倉往返經年民多受累宣德間周忱巡撫江
南議將民運糧儲俱於瓜洲淮安補給腳價兌於運
軍自是轉運變爲兌運至是巡撫滕昭議罷瓜淮兌
運令官軍徑赴江南州縣水次倉交兌民加過江船
費視地遠近有差自是兌運變爲長運誠一代良法

開設浙江金華之湯溪縣割金華蘭谿龍游遂昌

四縣地隸之 二月 復設九江蘇州杭州三府鈔
關以戶部奏京庫歲用鈔不足故也 以水火免福
建福安連江龍巖三縣稅糧一萬五百餘石 丁卯
曉刻月犯羅堰星 平虜將軍總兵官撫寧侯朱永
等以河套虜寇未退議戰守二策其畧曰今虜賊數
萬在邊我軍堪戰者止可一萬而又分散防守何以
禦敵爲今之計宜於京營大同宣府寧夏陝西等處
量調軍馬數萬期三月內俱至榆林地方聽臣等調
度相機審勢擣其巢穴此戰之策也若軍馬餽餉一
時未辦宜慎固封守嚴督沿邊居民無事則分哨耕

實錄卷三十三
三
牧有警則舉號避藏仍令隄備官軍各守城堡伺候
會兵截殺此守之策也事下兵部白圭等以馬方瘦
損供餉不敷勢難進勦請命諸將慎為守禦以圖萬
全 上從之 三月 開設福建汀州之歸化縣割
沙縣清流寧化將樂四縣地隸之 增置工部屬官

三員徃直隸太平之蕪湖湖廣荊州之沙市浙江杭
州城南三處專理抽分 上復御午朝 遣都給事

中丘弘為正使行人韓文為副使徃琉球國封其世
子尚圓為中山王 總督兩廣韓雍等奏近立總府

於梧州守禦士卒止三百餘人乞移奉議衛官軍駐

梧州以守城池又梧州舊城三面距江內包高山不足以容士馬城東南有教場遺址欲別立城與梧州城聯絡相通詔可 禮部侍郎邢讓國子祭酒陳鑑司業張業並除名國子監舊有會饌椒油錢鈔輸納者多後期師生不得時給出監則委而去之致有餘積監中相循以爲公用讓前爲祭酒凡造作等類一切任意爲之不立案稽考迨遷禮部鑑代其任亦循其舊給事中成實丘弘皆嘗言及至是掌助教事檢討葉時等訐典簿王允發其事下刑部請逮讓等置對詔不許讓等各上奏申辯科道據時所奏交章劾

之詔併逮讓等下刑部遣官覈實凡鈔三十三萬六千五十八貫錢一百四十九萬九千餘文俱無歸著刑部遂以監守自盜坐讓論斬贖爲民典簿王允亦以倉糧受賂充軍 湖廣總督項忠奏近詔臣撫諭流賊不必調上兵以擾民臣等議賊在萬山中據險爲亂復有流民從之患將不測而分哨官軍不親履行陣已行保靖土兵分河南諸路兵刻期俱會南陽且以詔旨諭其生路流民攜扶老幼出山晝夜不絕計四十餘萬今若中止土兵恐流民間之仍懷二心且王彪雖授首而元兇李胡子等烏伏鼠竄設復再

聚重調爲難事下兵部白圭言征勦流賊必須宥其脅從毋使玉石俱焚今賊首已得又招撫四十餘萬則李胡子雖未即誅計亦無能爲矣宜行項忠等如土兵已到嚴約不得擾民其流民在山眷戀生業不至爲非從宜區處詔曰可仍勅忠等用心設法撫捕以靖地方時楊璿巡撫荆襄恐流民爲變累及於已因爲危言以動朝廷自巡按御史薛承學及藩臬守巡官皆附璿議遂遷發流民各還故土 陞南京翰林學士王俱爲南京國子祭酒 以山東布政雷復爲禮部侍郎翰林脩撰耿裕爲國子司業時侍郎祭

酒司業缺員命吏部舉學行老成者各二人於是尚書姚夔舉復與廣東布政張瑄可任禮部侍郎養病侍郎李紹與南京祭酒王僎可任祭酒裕與脩撰鄭環可任司業且言國子養賢之地風化所關祖宗立法至嚴擇官尤慎如宋訥以碩德重望爲祭酒劉崧以致仕吏部尚書署司業自是以後如胡儼陳敬宗李時勉俱師範可尊近年人不以此官爲重而居是官者亦不知所以自重以致監規廢弛放肆無忌乞命禮部申飭監規崇重祭酒司業俾作新風化庶於賢才治道有賴詔更舉各二人以盡一時之選旣用

復裕而驛召紹于江西召命未至而紹已卒云 夏
四月 乙卯雨土霾夜木星入太微垣留守端門

養病進士盧璣建言自古帝王皆設左右起居注之
官所以紀人君言動朝廷政事百官賢否我朝法古
圖治豈容獨缺此官宜命執政大臣斟酌以立之遴
選以充之置諸左右勅其直書無諱則非徒備我清
朝之史事實可維持上下之良心殆見百官庶職皆
欲以忠而見書以賢而見錄稔惡之人亦將有所畏
而不敢肆矣 上命所司知之 戶部奏近日饑民
行乞於道多疲不能支相仆以死已令順天府二縣

委官收恤其軍餘匠役各送所司給親收養所親不能贍給宜收入養濟院賑恤其遠方流移如例給糧發遣復業死無歸者葬之無令暴露以干和氣詔悉如議行之 五月 兵部奏陝西巡撫馬文升所陳

收茶易馬事深切邊務宜令陝西布政司將庫貯茶課及綿花等物易銀遣官領送河南湖廣市茶運赴西寧等茶馬司收貯移文巡茶官同守備分巡官市易番馬俵給甘涼固原靖虜慶陽等衛缺馬官軍騎操仍行甘肅寧夏延綏總兵巡撫等官覈實缺馬官軍數目亦如前例行之詔可 詔京城外置漏澤園

中書舍人呂憲乞就順天府鄉試從之 都察院
等衙門會議江西按察使牟俸奏江西人民徃訟徃
徃虛捏情詞告訐乞將洪武年間榜文及前後議奏
事例出榜於通政司門外張掛以革刁風時御史任
璽亦奏近例以四川路遠軍民赴愬于京者免其遞
解給引照回聽理以此告訐者多乞不分遠近一體
遞遣都御史李賓等議合如所言 上從之 六月

巡按直隸御史梁昉言涿州良鄉等縣密邇京師
其民迫於科差困於饑寒徃徃隱下稅糧虛賣田地
產業已盡征科猶存是以田野多流亡之民田甲有

代償之擾宜令有司查實歸戶以清賦稅 秋七月

延綏巡撫余子俊奏慶延邊疆山崖高峻乞役山西陝西丁夫五萬量給口糧依山剷鑿令壁立如城山拗川口連築高垣相度地形建立墩墩添兵防守庶幾一勞永逸事下兵部言往因巡撫王銳建議欲於川空處脩築高垣嘗令會議舉行今余子俊欲復鑿山設險爲策固良但緣邊之民頻年困虜遭荒喪亂逃亡凋敝已甚今湏極力撫安難加勞役况延綏境土夷曠浮沙築垣恐非久計鑿山之事宜伺寇警稍寧督令邊城軍卒以漸圖之 上曰設險守邊興

工動衆當審度民力姑緩之 八月 御史梁昉奏
致仕尚書魏驥年九十有八德望素著詔遣勅存問
仍勅有司月給米三石贍其終身以表朝廷優老之
意 刑科給事中白昂等言大理寺以審錄罪囚叅
詳罪名蓋欲刑歸有罪不陷無辜良法美意具載諸
司職掌至爲詳密比者大理寺審錄有詞稱寃人犯
駁回再問者多行令調問者少及巡按巡撫官并在
外衙門詳議所屬申詳囚犯內有情弊者亦皆駁回
再問致被偏執已見不與辨明多用非法重刑鍛鍊
成獄囚人慮其駁回必加酷刑雖有寃枉不敢再言

今後乞命在外法司使遵諸司職掌事例行之參審
所屬申詳囚犯中間如有問招不明擬罪不當及有
詞稱寃者俱聽改調別衙門官員問理不許仍行原
問官鍛鍊成獄如此則刑罰適中人無寃枉而酷暴
者知所警矣奏下三法司議如所言從之 九月

巡視四川南京戶部右侍郎黃琛言故翰林學士承
旨宋濂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初召置左右裨益良
多一應制度文章多出濂手開國文臣濂誠第一旣
老被累謫死於蜀非其罪也蜀獻王已爲堊之華陽
縣東臣惟聖朝凡羣臣之有才行動業沒皆賜以贈

謚在前代者亦爲之建葺祠墓復其子孫此最盛德
事臣敢爲濂請上下其章于禮部 陞御史陳選爲
河南按察司副使提調學校 閏九月 吏部尚書
崔恭起復至京改南京吏部尚書 開設直隸常州
府靖江縣從巡撫都御史滕昭奏請 命工部右侍
郎李顥往浙江祭海神脩江岸是年九月風潮衝決
錢塘江岸洪水沸盈自近江以至山陰會稽蕭山上
虞乍浦瀝海錢清諸處民居田產皆爲滄沒守臣以
聞事下工部尚書王復等覆奏永樂年間浙江堤岸
爲潮水衝塌嘗遣官齋香祝祭江神及命大臣治水

築堤以除民害乞如末樂事例 上以命顓 辛亥

曉刻土星犯天高星 冬十月 殺江西吉安知府

許聰聰以吉安民好訟劫盜方熾且奉勅行事特嚴

刑立威以禁制其下死於獄者五十餘人又其爲人

矜傲藩臬官多疾之會副使夏寅提學至吉安聰屢

抗拒寅不堪回語按察使牟俸嗾寅奏發其平日凶

惡及侵欺官錢諸事未及勘報適南京大理卿夏時

正巡視江西考察官員入寅等言考聰貪酷黜爲民

聰不服守禦千戶蔣慶具以其貪酷事呈稟時正遂

委牟俸等執聰下獄具疏以聞巡按御史俞蓋以聰

與寅有隙事當究問亦具奏 上遣刑部員外郎李

廷美會盡勘問還奏所勘人多病死於獄即有傷於杖者亦非挾私所致惟侵欺罪實特擬聰監守自盜律贖罪爲民刑部以爲宜盡受賦枉法例充軍聰以被俸等搆陷亦具各人姦貪不法將人命誣害等情訴辯不已 上以聰人命數多疑廷美等有所私時蓋已代還俱被逮復遣錦衣衛千戶金璋械聰至京仍命都察院會官廷鞫之乃比故勘律擬斬命即如所擬處決刑科都給事中白昂等以未經審錄爲請不從且命毋覆奏遂以是日夜四鼓押赴市曹斬之

廷美坐勘聰事不實降湖廣衡州府通判蓋降澧州
判官寅等事俱免勘聰之死詭者謂其兇暴致禍固
宜但係比律不許覆奏又乘夜行刑則以司禮太監
黃高納其所厚吉安人洪僧官賄譖以聰嘗箠辱其
徒至以瓦擦其首流血積恨所致人不能無議云俸
得召爲太僕卿亦高之力也 調南京刑部左侍郎
王恕爲刑部左侍郎奉勅總理河道 戶部尚書楊
鼎工部侍郎喬毅上濬通惠河舊道事宜 上諭以
前元魯引西北諸水行船通行踏勘明白來聞於是
鼎毅等親詣昌平縣元人引水去處及宛平大興通

州地方各河道故迹逐一踏勘及據元史并各聞見
樹碑文所載事跡稽考回奏命下所司相度行之
十一月 柯潛以少詹事居憂辭免召命乞終制許
之 以水災免直隸鳳陽府泗州天長盱眙宿州徐
州蕭沛碭山豐諸縣夏稅麥九萬二千餘石絲五萬
九千二百餘兩 立皇子祐極爲皇太子萬貴妃所
生也 慧見軒轅 荆襄南陽等處流賊平先是總
督軍務項忠等已生擒首惡李胡子等而餘孽未除
忠等復率漢達官軍移營竹山諸處分路撫捕時流
民有自洪武以來住成家業多聽撫當差生子及孫

未嘗爲惡者兵刃之加無分玉石悉草薙之死者枕藉山谷其解去湖貴充軍者多死棄尸江汭訖者謂忠此役寔多濫殺時有作平荆襄碑以紀大臣之功者或曰此亦墮淚碑也昔羊祜以善政及民而民爲之泣今忠虐政及民而民亦爲之泣其墮淚雖同而情則異矣 十二月 項忠獻荆襄俘李胡子等一百二十九人刑部尚書陸瑜等會奏坐罪有差 丁丑夜彗星北行其光益著橫掃太微垣郎位星 併廣東石康縣于合浦縣 巳卯夜彗星光芒長大東西竟天自十一日北行二十八度餘犯天槍尾掃比

斗三公太陽 大學士彭時等言比者彗星見于天
田西掃太微北近紫宮其譴告警懼之至即漢董仲
舒所謂天心仁愛之意也 皇上憂切于心戒諭羣
臣同加脩省臣等備員近輔無以少裨實深愧懼謹
采脩德大端安民大要條陳如左 一曰正心術二曰
謹命令三曰親接見四曰慎賞罰五曰納諫諍六曰
勵官守七曰恤軍民凡此七事伏望皇上鑒除舊布
新之象斷自宸衷力行新政以正心爲脩德之本以
力行爲脩德之助德脩於上則羣臣咸知效職而善
政皆次第舉行矣轉灾爲祥莫切於此奏入 上曰

具覽所言事皆切實卿等宜勉力佐理以副朕懷

上以星變避正殿徹樂 禁革官司科罰左都御史

李賓等奏在外官司聽斷軍民詞訟動輒罰人財物
始則暫寄官庫以欺人終則通同庫役以入已至有
假立文簿虛作支銷者昔唐臣陸贄有言建官立國
所以養人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今舍法而重罰既非
所以養人罰物以爲私又非所以資國使不通行禁
革則貪風愈盛末流之弊不可勝言矣今後官司於
軍民詞訟悉依律問擬或復科罰宜治其罪使無爲
下民之害從之 丙戌立春 昏刻彗星犯天河星

諭德謝一夔上言彗星之變災異至大謹上五事
一曰正宮闈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三曰
開言路以決壅蔽四曰慎刑獄以廣好生五曰謹妄
費以足財用忠懇剴切多人所難言者 上怒斥之

壬辰

八年春正月戊戌朔 以星變免慶成宴 夜月犯

軒轅左角星 致仕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卒驥字仲
房浙江蕭山人由乙榜授松江府學訓導諸生多所
成就與脩永樂大典陞太常博士宣德勿陞考功員
外郎歷太常少卿吏部左侍郎正統間進尚書屢請
老不許景泰改元得請致仕年已七十七矣家居二

十年不別治生惟以文學自娛至是 上遣行人持

勅存問未至已先卒時年九十八遺書戒其子勿以

葬事擾鄉里賜謚文靖論者謂自古大臣之最壽者

惟宋文彥博而驥年比之尤高蓋古今罕有云 癸

酉曉刻月犯金星 皇太子祐極卒 禮部奏天下

諸司進賀表箋尚有未至者請移文停罷從之 二

月 甲申曉刻金星犯辰壘壁陣東第五星 勅吏

部右侍郎葉盛詣陝西延綏寧夏會議邊務兵書白

圭上言虜性桀黠宜勅王越等俟盛至日即調甘涼

莊浪蘭縣官軍防守要害必須明年二月大舉搜套

庶收一勞永逸之功請先用軍夫五萬擺堡運糧計
可足半年之費然後選集精兵十萬簡命文武重臣
充總督總兵每兵一萬坐營統領者各一人所須馱
馬鹿角榨軍器之類俱宜預備期以十二月啓行

上曰其令盛與越等計議以聞 三月 總督軍務

都御史王越上言延綏罷遣戍卒近以兵部遣官來

議方畧仍令留駐朔州孤山諸處但今虜退日久邊

境稍寧且士卒衣裝盡壞馬死過半請如前罷遣休

息臣與所遣官俱暫還京 上曰邊境旣稍寧其耶

移文諭越令與葉盛還京 上親策會試中式舉人

吳寬等二百五十人仍賜吳寬進士第一先是寬屢試于鄉不利貢入國學絕意仕進不復應舉提學御史陳選禮聘敦請鄉試遂舉第三至是會試殿試皆魁天下不負科名是科又得陳壽孫需楊一清後皆有聞 葉盛及王越余子俊等會奏陝西三邊曰延慶曰寧夏曰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爲內地往年虜寇或在遼東宣府大同或在寧夏莊浪甘肅去來不常爲患不久景泰初始寇延慶猶不敢深入天順間阿羅出進入河套不時出沒尚不敢迫近民居至成化初毛里孩率衆入寇威劫中國人爲嚮導又留河套

故今日賊首孛羅合札加思蘭相繼爲患臣等惟延
綏地方自正統初創築榆林城堡外築瞭望墩臺內
植軍民種田界石後以守土軍官私役官軍招引逃
民於界石外墾田因而召寇七年六月內用總兵巡
撫官議乃依界石山勢隨其曲折剷削如城川口左
右俱築大墩調軍防守以爲一勞永逸之計乞勅所
司申戒總兵巡撫等嚴加禁約不許軍民於界石外
種田召寇仍乞量起山西民一萬陝西民二萬聽延
綏會官移文兩布政司各選委堂上官每年三月八
月各一興工脩築邊牆此誠不戰而屈人兵之計也

詔脩築邊牆其令本地官軍以漸整理不須借役于民按白圭搜套之策王越沮尼不行而余子俊脩築邊牆之說先後相踵費財何止百萬而浮沙易傾邊牆實未嘗有唯剝削設險之法庶幾可行耳邊臣屢以築牆爲請朝廷屢發帑金輦載相繼至今並無一人敢言邊牆虛費者此誠不知其何謂也夫秦築長城今且平漫矣而謂浮沙可以築牆也哉自非躬歷其地者固難與言也夏四月京畿自二月至于是月不雨大風竟日運河水涸命詹事兼侍講學士李泰復任泰以伯父司禮太監永昌爲父不爲

所生母終喪士論醜之 兵科給事中梁璟等言頃
者荆襄盜起 皇上命項忠往總軍務諭令罔及非
辜後賊首王彪就擒盜亦漸息宜令附籍者聽其生
業未附籍者斟酌驅遣忠偏聽檢討張寬御史劉潔
總兵李震等貪利要功所過州縣見在附籍者不論
久近一槩逐之又縱兵驅逼畧無紀律以致冤聲震
天肝腦塗地比之夷狄侵擾慘酷過之邇者彗出旱
傷未必非忠等所致且寬以奸邪小人簡侍親藩惟
便身圖潔貪婪素著一善無聞忠爲所誘伏願陛下
察之衆論斷自聖心正忠等濫殺之罪以釋神人之

怒以紆萬姓之寃上曰荆襄流民爲患中外皆以爲慮今忠等奉命祛除已畢若等所言未免出於偏見不聽 兵部尚書白圭奏項忠所上荆襄功次文冊與總兵李震所報名數前後不同又都御史楊璿先奏潼關南陽等處官兵人等前後擒斬賊首王彪楊俊王洪等首級凡九十餘人今冊內所開擒斬王洪等賊級不開何人功次以致百戶孫廣等有言又生擒數內張全等三十三人原作謀逆比法司審鞫情可矜又所報被創軍士十有五人而陣亡者十有八人使賊果聚以抗官兵則損傷之數豈止於此又豈

有陣亡者反多於被傷之理耶以此推之甚有可疑者請移文巡按河南陝西湖廣御史審覈前後擒斬之數可作論功陞賞與否庶恩典不濫詔不煩再勘第如忠震奏冊定擬陞賞論者謂兵部議是而朝廷不從蓋有主之者云 五月 巡撫延綏余子俊奏虜賊擁衆河套口急一日已嚴兵相機戰守謹以各邊謀報上聞 上曰邊事甚急其令趙輔王越刻日啓行 陝西都指揮董縉失機巡撫馬文升械之至京 上曰縉旣臨陣先遁本當處死姑從寬典降三級令當先殺賊今後失機將領監候奏治不必解京

著爲令 六月 增設慶陽延安二府通判各一員

專理邊備 項忠上疏辯誣且乞致仕不允忠奏雖

辯說者謂流民一百五十餘萬遣回何所謫戍并家

屬幾六萬人能生存者幾何槩以古人征伐要在平

定安輯之言難乎免於公論矣 擢掌京衛武學事

國子監丞閻禹錫爲御史提調北直隸學校 秋七

月 丙午陝西隴州大風雨雹中有如牛者五長七

八尺厚三四寸六日方銷是月州之北山吼三日裂

成溝長半里 脩隆善寺畢工命陞工匠張定住等

三十人爲文思院副使寫碑官爲尚寶司少卿工科

都給事中王詔等言陛下紹承鴻業于茲九載頻年
天變於上而星妖示見地變于下而江海泛溢或炎
夏霜降或平地阜出或猛虎食人或雨雹傷稼夷狄
侵邊師久暴露加以水旱相仍瘟疫流行軍民疾苦
口甚一日於此汰冗官去冗食以節國用以救凶荒
猶且緩不及事乃因寺成碑完而濫陞官爵如此彼
西征北伐捐軀隕命之人將何以酬之方脩寺之初
臣等失於論諫固已獲罪於陛下不容於清議矣於
此而又不言如祖宗設官之意何伏望斷自宸衷追
寢前命則名器不濫國體斯正矣不允 八月 鴻

臚寺序班魏完奏先臣驥以正月卒于家臨終語臣
母曰我即死朝廷賜葬必須辭免又以手書遺臣死
後慎勿以葬事累鄉里今者 皇上念先朝老臣特
加優卹而臣於先臣遺命不忍棄違故敢昧死以請
章下禮部言辭葬固魏驥之誠心賜葬乃朝廷之盛
典惟上裁處 上曰朝廷恤典爲盡忠者之勸今驥
臨終遺言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覽之良用惻然重
違其志特從之 九月 吏部尚書姚夔言南京及

浙江等處守臣各奏今年七月狂風大雷雨江海湧
溢環數千里城郭廬舍人畜田禾多致漂溺况前歲

妖孽示變水旱蟲荒山東河南湖廣尤甚加之胡虜
猖獗暴骨千里兵疲於奔命民困於供億萬一姦人
乘機扇亂禍將不測請命廷臣共脩所以安民弭患
急務事下禮部尚書鄒幹會府部大臣議南京承平
日久宜勅守備叅贊大臣整飭兵備臨清地控京師
鳳陽接境淮汝浙江福建連山濱海各宜簡大臣巡
撫其地三司郡縣官有不勤政務者悉行究治其濱
海兵民多以魚鹽爲生如肩挑馱負買食者戒所司
勿禁災甚之地今年糧芻鹽課頗料草束俱令勿徵
邊關士卒率爲主將私役宜悉究其弊議上詔皆允

行 冬十月 順天府尹李裕言本府所屬宛大二
縣多玩法之徒往往詐稱奉各衙門差遣挾勢譎託
又有詐稱內府催辦公務往各處司府州縣需索財
物乞勅都察院懸榜禁約有若是者無問真僞械送
法司明正其罪庶使人知警懼奏下都察院如議行
之 十一月 癸丑曉刻木星犯鈞鈴 十二月
以旱災免直隸順德真定等府所屬并河間衛秋糧
九萬七千餘石穀草二百餘萬束綿花五十三萬餘
斤

憲章錄卷第三十四

成化九年癸巳
至十二年丙申

九年春正月壬辰朔 免湖廣武昌等府糧三十二

萬餘石 二月 吏部尚書姚夔卒夔浙江桐廬人

正統間以春秋舉鄉會試皆第一賜進士擢吏科給

事中景泰天順間歷南京刑部侍郎進禮部侍郎吏

部尚書至是卒年六十夔豪俊慷慨不拘小節論者

謂其類唐杜黃裳而未免通餽謝當時蓋已疵之夔

既惟於清議而今其子孫產業未免淪落何苦爲此

云 以尹旻爲吏部尚書 以御史戴珊提督南畿

學校凡考校必以文藝占器識品藻精明諸生帖服
其最稱許者吳中王鏊也 上命儒臣校訂宋儒朱

熹通鑑綱目命刻梓以傳編脩謝鐸上言曰宋神宗
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於書不能推之於治
因勸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爲二君之徒好上
嘉納之 陝西總兵白玉巡撫馬文升以虜寇入境

隄備不嚴兵部奏請究治 上宥之 三月 戶科

給事鄧山奏北直隸山東民饑相食其地密邇京畿
萬一患生不測爲費反多 上命各巡撫官即行賑

濟不許遲慢 夏四月辛酉朔日食 總理河道刑

部侍郎王恕奏去年自京師直抵揚州南北三千餘里水旱災傷今歲雨雪少降狂風彌月土乾麥稿民不聊生迺三月初四日山東地方忽暗黑如夜乞詔廷臣講究弭災恤患之策并祭告各處山川之神

上曰山東既災重民艱須行實惠今年稅糧盡與蠲免仍遣禮部左侍郎劉吉往祭告東嶽泰山東鎮沂山及東海之神以祈雨澤

司禮太監沈繪下獄繪

恃寵稔惡後見踈斥常懷怨望奉御賈祥因教其私造兵器家僮演習以備不虞有畏祥者遂發其平日盜內帑金銀器物諸不法事及其弟千戶廣不時披

甲出入皇城莫測其意下法司推問獲實命繪祥斬
廣絞其黨二十一人送司禮監奏請處治 新會縣

民劉銘梁狗同往海康賣穀將還海康民吳祁與其
弟金童挈家避寇附舟至新會止於銘家祁遠出傭
工銘狗見金童妻色美屢欲犯之不從二人乃謀與
金童捕魚夜縛金童斫其腦投江中時江濱民關道
安聞金童叫呼欲救不果銘歸欲犯莊氏而拒益力
居數日金童屍浮銘門適莊氏出汲識其爲夫尸哭
視之斫瘢宛然得銘謀死狀顧力不能報仇乃先投
幼女於水即自投水附夫尸死焉三尸隨潮上下旋

繞銘門其鄰李逢春買棺收葬銘夜潛發其尸棄之
大海吳祁自外歸得弟尸於海濱乃訴于官儒生李
啓李蕃及關道安等爭述莊氏節義并士人吊哭詞
章上之銘狗吐伏刑部員外馮俊特爲具奏 上令
有司即誅銘狗梟首示衆旌表莊氏刑部尚書陸瑜
奏李逢春等收葬三尸誠爲義舉今遭發掘宜命有
司即其處窆之立石大書其夫婦姓名以誌庶可垂
示永久詔可 五月 以兵部尚書商輅爲戶部尚
書禮部左侍郎萬安爲本部尚書 起致仕禮部右
侍郎倪謙翰林侍讀學士錢溥于南京管事六科給

事申唐仁等十三道御史羅明等劾奏溥謙擢自先
朝累承異寵不顧清議污壞名節過蒙什其罪愆遣
歸田里待之已厚而乃營求起用乞俾溥等仍舊致
仕庶得始終保全 上批答曰朕念錢溥倪謙徃勞
特起用之所言不准 六月 直隸河間府蝗廣平

順德大名真定保定并河南懷慶府大雨水 秋七

月 勅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徃甘肅規復
哈密城哈密旣爲土魯番速擅阿力所併累求救援
兵部言哈密實西域諸夷咽喉之地若棄而不救竊
恐赤斤蒙古罕東曲先安定苦峪沙州等衛亦爲土

魯番所脅則我邊之藩籬盡徹而甘肅之患方殷設使河套之虜不退關中供億愈難繼矣上命集廷臣議會昌侯孫繼宗等謂宜及今賊勢未盛遣使勅赤斤蒙古罕東等衛諭以大義俾知唇亡齒寒之勢且速檀阿力今亦遣使進貢因賜之勅使悔過自新庶可以散其姦謀縱哈密不能自存亦足以堅各衛內嚮之志因舉文等習知夷情宜委以使事乃勅文等往北直隸提學御史閻禹錫奏近例廩膳生考黜者俱追廩爲民今奉勅俱發充吏請停追廩之例禮部覆奏從之吏部尚書尹旻等言本部議奏天

下諸司官有缺每五日內申所司巡按御史兩月一次具奏各司府每三月類上本部而諸司乃有不如期奏報者自今乞下巡按御史并諸司令其一一如前所奏上之違者俱論以法詔從其議 以東直門火以水旱災免應天池州安慶徽州四府所屬上元休寧等縣十九縣去年秋糧九萬四千八百餘石

八月 南京六科給事中汪直等十三道御史吳禔等劾奏倪謙錢溥不當起用仍乞放歸田里以爲姦貪者之戒不聽 少詹事兼學士柯潛卒潛字孟時

福建莆田人景泰辛未進士第一授翰林脩撰歷陞

前職丰神峻整言動謹飭人皆以公輔望之是年居
母憂值祭酒員缺 上以潛剛方特起用以厭士論
潛䟽乞終制謂親喪可短則所以事君者可知上覽
䟽許之因久居苦塊患左足風痺而寒熱繼作遂卒
憲廟實錄乃謂守制家居頗爲鄉人所議不知此何
以云 九月 永平知府王璽奏伯夷叔齊廟在永
平境內洪武中有司春秋致祭景泰中始廢今臣已
重建請賜廟額祝文 上特賜額曰清節命詞臣撰
祭文令有司仍春秋致祭 冬十月 總督兩廣都
御史韓雍以疾乞致仕不允 十一月 上諭大學

士彭時編纂宋元綱目時因奏翰林春坊等官劉瑀
王獻彭華楊守陳尹直黎淳謝一夔鄭環劉健汪諧
羅璟程敏政陸簡林瀚分爲七館編纂明年丘濬丁
憂起復令同編纂再加一館爲八館云 十二月
命暫停徵馬時兵部言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水旱
民間馬宜停徵 上曰馬政固國家急務但歲歉民
貧救死不贍喪彼得此將安用焉兵部議是南直隸
等處凡災傷地皆暫停之 刑部主事張鼎上疏言
臣生長陝西比見邊務日殷水旱繼作謹陳事宜以
備採擇其一曰陝西八府三邊腹裏俱有鎮守總兵

巡撫都御史等官不相統一遇事各爲可否有警不相援救宜推文武兼濟者一人總制三邊副將以下悉聽調遣則事體歸一其二曰頃年軍法不行爲將者縱賊殺掠出入自由後有失機宜從律例科斷其三曰今官軍對敵罔有克捷蓋由腹裏官軍素係怯弱惟土兵驍勇而邊將多侵奪其功故多畏避宜立法召募特加優卹有功不得隱蔽則土兵効勇而鄉導可得矣其四曰今邊將上下相蒙互爲欺罔遇虜入寇閉門不出或有失機多歸罪於下邊備懈弛日甚一日古之爲將者與士卒同甘苦而今之爲將者

每以供饋勞人於千里之外宜禁絕之又余子俊議
徙綏德鎮城于榆林又築邊牆千二百里值邊境災
荒軍民役死者萬計墻亦旋傾虜竟入套

十年春正月丁亥朔 勅王越專居固原總督諸路

軍馬 北直隸提學閻禹錫奏順天應天兩府鄉試

舊制以御史二人監試宜令預於十日前入院庶詳
察事端以祛積弊其同考試官宜令所司擇文學優
長素行端介者毋徇勢要干請搜檢守號宜用在外
都司官軍毋遣京營之人庶革其傳遞夾帶之弊至
於校文須主考官詳慎將同考官落卷并二三場通

行檢閱務得積學之士不許懶慢推託且兩京主考
係侍從格心之臣若引嫌畏避即內不足者隨當罷
黜試錄就刻舉人文字不許主考代作以妨校閱詔
從之 二月 免各處巡撫都御史赴京議事 靖
安伯和勇卒勇迤北人祖阿魯台初爲瓦剌馬哈木
所敗率其部落稱臣內附永樂初封爲和寧王仍居
漠北後復背叛宣德九年爲瓦剌脫歡所殺其子阿
卜只奄即勇之父窮蹙歸附命爲中軍都督賜之第
宅尋卒勇襲指揮使帶俸錦衣衛累軍功歷官左都
督成化初陞靖安伯食祿中府至是卒賜祭葬如例

勇雖出夷虜天性廉謹嘗從征兩廣一時文武大臣
多縱肆勇獨循理尚儉衆視之有愧焉 三月 命
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韓雍致仕先是鎮守廣西少監
黃沁訐奏雍坐視徭賊出沒隱匿不報以致斷藤峽
賊復嘯聚滋蔓流劫郡縣上免雍罪命致仕雍在兩
廣威令素行沁不得恣其欲布政何宜迂而固按察
副使張敷貪而暴不爲雍所禮乃與沁攻訐之及差
官徃覈適委宜敷行勘竟醞釀以成其罪雍督軍嶺
南賊勢雖不盡遏絕而功多于罪乃爲內侍奏黜公
不平兩廣人思之不置 吏部左侍郎葉盛卒盛

崑山人正統乙丑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己巳之變朝廷多事六科建白多盛與林聰爲倡景泰壬申陞山西叅政協贊獨石等處設法創置百廢具興教民耕種多所收穫天順改元擢僉都御史巡撫兩廣成化初巡撫宣府墾田益廣以所積餘糧鬻戰馬千八百匹脩屯堡七百餘所召入爲禮部侍郎卒年五十五賜謚文莊盛留心世務在宣府多所建置但在兩廣不能戢下官軍多馘平人報功又以峒蠻出沒不常禁有司不許擅申盜賊必俟年終彙奏未免姑息觀望識者非之 工科給事中韓文自慶陽還奏比奉

命辨驗紀功郎中張謹所劾總兵官劉聚范瑾游擊將軍祝雄緜謙都督周賢指揮劉琮都御史馬文升等所報功次多虛少實其乘機妄殺幼男女婦誠有如張謹所言劉聚馬文升敢相朋比互遣其子劉祥馬琇奏捷左都御史王越職居總制幸勝邀功左副都御史余子俊事出遙聞附衆罔上後知事覺掩奏飾非上曰此曹濫殺妄報功次本宜重罪今虜賊旣遁不爲無功總兵叅將巡撫等官姑宥其罪報功得實者如例陞賞殺幼男女婦者姑免問俱調發邊遠立功哨瞭 兵科給事中郭鏗等奏總兵劉聚都御

史王越馬文升余子俊等怠於敵愾急於貪功既無保障之仁反施屠戮之慘萬姓傷心四夷傳笑郎中張謹劾奏於前給事中韓文覈實於後乞大奮乾剛重加黜罰以爲邊臣妄殺邀功之戒上曰爾等所言良是但其事已裁處不必再問所司移文戒飭之以水災免直隸壽泗和三州霍丘等八縣成化九年秋糧三萬七千餘石鳳陽留守左等七衛并洪塘湖千戶所子粒七千五百餘石以旱災免湖廣武昌漢陽黃州常德辰州衡州長沙七府成化九年秋糧五十三萬五百餘石武昌衡州常德靖州沅州五

開茶陵黃州長沙銅鼓辰州十一衛子粒二萬九千
六百餘石 夏四月 調南京禮部主事林孟和爲
陝西慶陽府通判時孟和言本部右侍郎倪謙貶法
徇情市恩釣譽臣堅以理法執請謙姑爲信從而心
寔銜恨伏望調臣別用或罷歸田里貶竄荒域仍居
前職實非臣所願也詔孟和以屬官不知大體毀辱
大臣可調邊方 駙馬都尉馬誠乞錄其兄誥爲國
子監生詔許之後不爲例都給事中霍貴等言國學
乃首善之地教化之原惟科貢之士及大臣恩蔭子
弟得肄業其中馬誥身非科貢父非大臣而馬誠爲

乞恩入監祖宗以來未聞弟爲駙馬而兄得錄用者
也誠之狎恩蠹政誥之夤緣求進俱當論罪詔旣准
入監姑已之 五月 六月 兵科給事中祝瀾言
大誥律令及諸司職掌洪武禮制等書頒布中外俾
臣民遵守然民生日繁庶事百出制書有未備載者
或朝廷有所施行臣下有所建請遂因之以爲條例
乞勅在京文武大臣備查內外新舊條例務歸至當

以類相從取旨裁決刊行遵守詔下所司議行 閏

六月 秋七月 巡撫延綏余子俊奏乞終養不允

八月 直隸博野縣知縣裴泰奏宋程顥程順二

大儒其先博野人祖羽爲端明殿學士因家于洛陽
本縣程委社實其祖居舊有祠堂近爲脩葺乞勅禮
部定其祭品儀注令所司春秋致祭事下禮部覆奏
從之 左庶子黎淳主考順天府鄉試初場得一優
卷及觀後場絕不相類疑有弊勾稽墨卷果得謄錄
生截卷狀移簾外按其事而取優卷爲第一拆封乃
馬中錫亦一時名士時學上_中謝一夔主考應天府鄉
試得王鏊爲第一試錄五策_中旨刻鏊塲屋中墨卷不
易一字一時稱得人明年鏊_中會元及第 九月癸
丑朔日食免朝 以水災免_中京_中隸蘇松常鎮四府所

屬吳江等一十四縣并蘇州衛秋糧子粒共四十三萬四千六百石馬草一十六萬九千八百九十餘包
冬十月 左庶子兼翰林侍講徐溥服闋至京詔
陞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 十一月 運太倉銀
三十一萬兩以給邊需 改左都御史項忠爲刑部
尚書 有自宮者三百一十四人先已謫戍皆逃至
京師復希進用 上命錦衣衛重杖而遣之仍嚴加
禁約 致仕兵部尚書孫原貞卒原貞本名瑀以字
行江西德興人卒年八十七居官以清慎自將多著
勞效令終壽考亦世所難得云 十二月 陞翰林

編脩程敏政爲侍講 罷湖廣寶慶等府縣淘金時

內費日侈帑金漸乏乃命寶慶等府武陵等縣開原
額金場淘煎以進巡撫等官命所屬十二縣開二十
一場歲役民夫五十五萬有奇而武陵之民傷於蛇
虎死於大水者無筭僅得金三十五兩巡撫等官奏
工多金少徒害生民請有司取贓罰銀易金應用從
之 陞翰林編脩李東陽爲侍講 都御史李賓等
奏錦衣衛鎮撫司累獲妖書圖本舉皆妄誕小民無
知往往被其幻惑乞備錄其妖書名目榜示天下使
愚民咸知此等書決無證驗傳習者必有刑誅不至

再犯奏可 兵部尚書白圭卒圭直隸南宮人歷官中外數從軍旅累有勞效而荆襄之功爲最然乏清譽旣沒而諸子以分財不均閱訟聞者嗤之

十一年春正月辛亥朔 吏部奏罷朝覲官布政使

楊文琳按察使王琳等一千八十一員 陞吏書文

淵閣大學士彭時爲少保仍兼舊職理事 賜故御

史伍驥都指揮丁泉于福建上杭縣立祠祀之先是

天順六年盜賊竊發丁泉率兵守備賊不敢犯次年

賊勢益熾伍驥初入境聞變單騎冒險親造賊巢諭

以禍福賊聞所諭莫不感泣旬日間來歸者一千七

百餘戶俱給以牛具穀種俾之復業惟賊首李宗政等負險不服遂與泉率兵深入攻破營寨泉奮身力戰為賊所害驥總督官軍吊死卹傷激揚義氣與賊戰十餘合破犁壁等十八寨擒斬八百餘人賊千驥衝冒瘴癘致疾而卒衆皆悲傷痛哭如失父母立祠祀之至是知縣蕭宏奏乞載諸祀典事下禮部覆奏賜其祠額曰褒忠命有司春秋祀之驥江西安福人景泰甲戌進士 二月 詔閉河南宜陽等衛銀洞先是兵科給事中郭鏗言河南各縣多有銀礦乞開煎以備邊用有司勘報言銀洞在山谷中道路險阻

礦脉細微所得不多徒費民力遂命封閉至是戶部尚書楊鼎又言內府及邊儲缺用乞復開煎勘報如前上命仍封閉之國子祭酒周洪謨言天下有司聽訟輒用夾棍等刑具百姓不勝苦楚請勅法司禁約除人命強竊盜奸犯死罪湏用嚴刑其餘止用鞭朴違者風憲官錄其酷暴以備考劾詔可命少

詹事徐溥翰林侍讀學士彭華爲會試考官華以從子入場䟽辭遂改命侍講學士丘濬癸卯曉刻月犯牛宿大星兵部左侍郎李震卒震居侍郎兩廣幾二十年弗遷而寮長有缺多從他曹叙補至是以

三
一
蕩發于項而卒時謂其不能無缺望云 命少保吏

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彭時戶部尚書兼翰林院
學士商輅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萬安吏部尚書
尹旻戶部尚書楊鼎兵部尚書項忠刑部尚書董方
工部尚書王復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李賓
王越通政使司工部尚書張文質大理寺卿宋旻翰
林院學士王獻侍讀學士彭華侍講學士尹直爲殿
試讀卷官 三月 上御奉天殿親策舉人王鏊等
二百九十七人親閱所對策賜謝遷等進士及第出
身有差 辛未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時江西

安福人卒年六十謚文憲時端謹嚴密外和內剛立
朝三十年公退未嘗語子姓朝廷事每有大政事大
議論持正居多雖不立赫赫之名亦隱然一代人望
云 夏四月 析河南汝州地置寶豐縣固始地置
南城縣 勅戶書翰學商輅兼文淵閣大學士吏禮
部侍郎劉翊劉吉俱兼翰林學士內閣辦事 欽天

監五官靈臺郎劉伸奏自洪武以來凡天象有變本
臺官輒自具奏不用本監印信至正統間監正彭得
清等始變舊制且本監官俱故陰陽官子孫係專門
之學所奏天象據舊書以爲占候今掌監事太常少

卿童軒出自科目以天象隱匿不奏又所奏多增損
舊書不以實對 上宥之命所占天象仍會本封進

五月 以水災免直隸鎮江府秋糧五萬四千八
百餘石鎮江衛屯田子粒五千二百餘石 以水災

免福建漳州府龍溪南靖漳浦長泰四縣秋糧二萬
三百餘石漳州衛屯田子粒一千三百餘石 乙卯

昏刻月犯明堂中星 己未辰時金星晝見于巳

兵部奏自景泰初年立團營之後迄今僅踰二紀稽

其軍籍已減七萬五千七百有奇而支糧餉如故良

由總兵等官因襲作弊若不嚴加追究非徒糧餉虛

費抑恐兵政日弛

上命究理之

勅禮部朕皇子

年已六歲未有名其與翰林院定議以聞既而擬進
上親定睿名下宗人府書于玉牒皇子即孝宗也母
紀氏生時以萬貴妃所忌失傳于外廷臣不及奉賀
至是已六年矣因乾清宮門災 上欲顯示於衆乃

命司禮監懷恩等同內閣計議學士商輅曰若降勅
於禮部以擬名爲辭則衆不言而自喻矣恩等請於
上遂有是命越數日 上命皇子至文華門召文武
大臣進見又數日上御文華殿召輅及學士萬安劉
翊劉吉至御座前問曰皇子旣出將何如處之輅等

對曰 皇上即位十年儲副未立天下人心屬望久矣當立爲太子 上曰即舉行乎對曰今天氣尚炎侯秋涼舉行上曰然輅復曰皇子饑飽寒煖之節須勞聖慮上頷之曰朕知悉矣輅等退賜酒飯於文華門外命太監懷恩覃昌待之 皇子母紀氏立爲妃徙居永壽宮 六月 皇妃紀氏薨先是受萬貴妃觴遂有疾因而不起謚贈爲恭恪莊僖淑妃 乙酉卯刻日生左右珥重暈背氣皆赤青色鮮明 秋七月 朶顏等三衛夷人請開馬市不許 八月 命濬舊通惠河 開設陝西榆林鎮番二衛儒學 壬

宣葬恭恪莊僖淑妃紀氏於西山 九月丁未朔日

食 文武羣臣上表請立 皇太子 選進士楊茂

元等二十人于刑部問刑尚書董方等言本部專理

刑名非得通曉律例者無以稱欽恤之意乞依正統

間例選諸司辦事進士同本部見任官問刑待半年

後主事有缺以可用者叙補詔從其議 禮部上冊

立 皇太子儀注 陞翰林編脩倪岳爲侍讀 冬

十月 國子監生三百六十一人奏臣等皆發身科

貢近有納粟入監者一千五百餘人率多幼稚而撥

歷友在臣先乞從宜處分必在學曾爲廩膳者方可

與臣等相兼撥歷於是納粟監生亦奏以爲臣等皆
出自學校有曾經科舉者朝廷以邊儲缺用下輸粟
入監之例初不以長少年齒論也俱下禮部議科貢
乃祖宗舊典納粟實一時權宜况納粟送監其復班
之日多在科貢者入監之先若仍緣舊規以次取撥
是使納粟者得以遂捷取之願而科貢者不能無淹
困之嗟宜勅國子監於此兩途酌其多寡分序撥歷
議上從之 十一月 癸丑冊立 皇太子詔告天

下 十二月 命巡撫延綏余子俊巡撫陝西等處

戊子命復郕王帝號 己亥上恭仁康定景皇帝

專謚

丙申

十二年春正月丙午朔

辛亥南京地震有聲

二

月乙亥朔日食

南京六科十三道各以南京陰霾

蔽日地震有聲上疏脩省

陞翰林編脩陳音爲侍

講

三月

強盜宋全伏誅全武驤左衛勇士以山

後女直人又稱宋達子與都指揮滕雲相結爲盜往

來京城外劫掠人財強姦婦女多所殺傷官校莫能

捕後雲被獲服罪全削髮如僧將北走虜地爲千戶

李端等所獲命梟首示衆

夏四月

御史薛爲學

等言近者虜酋滿都魯自稱可汗訛加思蘭亦自稱

太師逆謀已著一旦大舉入寇倉卒之間難於制馭况今災異屢見南京地震陰霾榆林天鳴如砲流星隕於城中有聲大抵皆兵象也乞勅在廷文武大臣及科道等詳議兵備若不先時而慮患至而後圖之不曰將才難得則曰軍士不足不曰器械不備則曰糧餉不給失機貽患可勝道哉 上命所司詳議以

聞 禮部言南方府州縣歲貢生員考中者例送南監景泰間因北監充撥數少暫留今宜仍舊例從之 庚寅夜山西太原府地震有聲 五月 設大同

左雲川衛大同右玉林衛天城鎮虜衛陽和高山衛

四儒學 六月 濬通惠河成自都城東大通橋至

張家灣潭河口六十里 陞翰林脩撰劉健爲右論

德 秋七月 癸卯皇第二子生母曰宸妃邵氏

北城兵馬吏目文會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宣德間
有流民鄒百川楊繼保等聚衆爲惡正統間民人胡
忠等開墾荒田始入版籍編成里甲成化年來石和
尚劉千斤李胡子相繼作亂遣大臣撫治而處置失
宜終未安輯今河南歲歉民饑入山就食者勢不容
已敢保無後日之患謹條陳處流民三事其一荆襄
之地土地肥饒皆可耕種逐年入籍流民可給還田

土收籍管業其新附籍領種田土編成里甲量加存恤欲回原籍者聽其發充軍逃回者就編本處衛所其一流民潛處出沒不常乞選府州縣正官及軍衛守禦文武皆得其人則流民自安其三荆襄上流爲吳楚要害道路多通必於總隘處所添設府衛州縣立爲保甲通貨賄以足其衣食立學校以厚其風俗則其民自日趨於善矣都察院是其議請移文撫治都御史原傑斟酌處置從之 庚戌京師西城有黑物夜出傷人衆蹤跡之不得巡城御史以聞命設法捕之仍戒人毋得傳疑 命宋儒朱熹十世孫燉爲

翰林五經博士奏祀事 八月 改南京戶部左侍

郎王志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 僧錄司右善世

道堅盜賣度牒有發其事者下刑部主事都存德難

實請于尚書董方治之方庇道堅欲緩其事存德笑

間方上言存德率意妄爲詔存德道堅俱下獄存德

訐奏方黨比道堅 上以存德屬官違例具奏發吏

部降調道堅釋放刑科給事中雷澤等上言當罪道

堅而宥存德不從存德竟降山東寧海州同知 大

學士商輅等奏祖宗創爲郊祀歲一舉行極爲慎重

邇者傳聞 皇上又於宮北建祠奉祀玉皇取郊祀

所用服器樂舞之具依式製造并新編樂章命內臣習之欲於道家所言神降之日舉行祀禮臣等竊詳皇上爲此無非欲爲母后祝釐爲生民祈福但稽之古禮采協昔傳說之告高宗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况天者至尊無對事之之禮宜簡不宜煩可敬不可瀆今乃別立玉皇之祠祀并用南郊之禮一則是一月之間連行三祭未免人心懈怠誠意不專皇上爲天之子其於事天之禮豈可不斟酌典故致有纖毫不謹伏望將內廷一應齋醮悉宜停止勿致褻瀆庶幾天心昭鑒可以變災爲祥

矣疏入 上命折其祠祭器等件送庫收貯 按商
又教公此奏亦人臣事君之常道耳若我 世宗聞
之則從之如轉圜不啻如 憲廟矣柰嘉靖末年之
相不惟不言又且自爲醮祭以逢迎之始知文毅公
不易得矣 薊州等處總兵右都督馮宗等奏比者
兵部以朵顏三衛與北虜交通行令整飭兵備以戒
不虞蓋朵顏北虜往往由喜峰口入貢熟知我邊虛
實尤爲可慮薊州沿邊關堡官軍舊額二萬九千八
百餘人今逃者已踰三千無可調補乞行法司問擬
謫戍囚徒量充三五百人及雲南兩廣逃避軍役者

潛住境內乞容招集牧用且喜峰口羅文谷黃崖口
劉家口石門子一片石桃林口等關俱係通寇要路
官軍防守不周欲選所屬軍衛有司舍餘民壯編伍
教練遇冬協守春深放免事下兵部言謫戍囚徒宜
行令法司區處就近收附遠方逃伍軍丁例已禁止
曩者巡撫都御史閻本曾奏允四方軍民人等願投
軍自効者聽令收後宜移文宗等會議如例舉行其
舍餘民壯俟邊情有急斟酌選用從之 都察院左
都御史李賓言古者多用戰車取勝乞製偏箱車五
百輛鹿角榨五百具相參而用每小車一輛榨一具

共用十人通用五千人行則爲方陣止則爲方營乞
命所司會臣計造并選閱精兵五千爲用命內臣并
文武大臣各一人統領教練俟警調用更諭令各邊
俱如式製造以備戰守事下兵部尚書項忠言陝西
諸邊收蓄兵車數千輛及京營亦嘗因定襄伯郭登
之言製小車二千五百輛日久無用俱已毀廢今賓
復及此但今宿將邊臣彼此異見如以車爲不可用
稽之於古如柔然侵魏而太武北征騎十萬車十五
萬輛遂造大漠柔然怖懼不敢南向突厥寇唐而太
宗遣諸將出戰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陣屢

見大捷以此觀之是車決可用也如以車爲可用唐
房琯效春秋戰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行至陳濤
斜被賊縱火焚車人馬大亂官軍死亡四萬宋神宗
時契丹入寇取兩河軍民爲備沈括以爲車行日不
過三十里若被雨雪跬步難進以此論之是車未必
可用也今將士終歲操習自求樂到今止於馬步相
參較閱騎射不習車戰恐一旦拂其所素習強其所
不能臨期應用違悞非便乞如賓言遣御史及工部
官督工如式先署車十輛榨十具送赴教場仍令賓
會同內外官驗其規制何以施行如虜輕騎剽掠何

以分布追之阨險邀逸何以乘危禦之開闔竒正之
妙推挽進退之法宏綱大畧俱要講明俟車製成日
以聞至是車成兵部以請命賓及忠等詣教塲會三
大營內外掌兵官如擬分兵列陣以驗之旣試忠等
覆奏謂所造車榨若兩軍對壘之際用以守城安營
可以禦矢石防衝突若追逐奔北登高致遠履險涉
危恐非所宜宜行工部以漸成造付教塲操習若制
有宜損益者仍聽臣等會總兵等官酌量 上曰旣
登高涉險不使其已之 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宋
有文等奏土魯番速檀阿力復遣其使赤兒米即等

入貢且致書鎮守總兵等官飾其攻滅哈密之罪謂
王母已死城郭人民與金印俱存須朝廷遣使往諭
之即獻納然虜性狡獪實無還意其赤兒米即等宜
令赴京撫慰遣還事下兵部言速檀阿力蕞爾小夷
誇詐無憚屢遣使臣游說搆亂宜先究治其使然後
徐興問罪之師以彰興滅之義但自古中國之馭夷
狄視若禽獸不足與較况哈密衆流亡之餘存者
無幾縱使得其城池及印粹難興復宜暫用羈縻之
術以俟可乘之機乞行甘肅鎮守總兵巡撫等官拘
集上魯番前後所遣使者曉諭之謂赤兒米即欺誑

無信朝廷念爾小國之臣曲加涵貸免其解京量加犒勞遣人護送出境仍倍加謹飭以戒不虞詔可既而禮部復言宜俯順夷情許其入貢而限其名數不許過多復有旨每十人內許一人來貢 九月 撫治荆襄右副都御史原傑奏地方事宜初河南巡撫張瑄請於荆襄南陽添官總理於信陽添設守備都指揮於光州添設守禦千戶所兵部以爲不可行詔令傑會官審處至是傑言信陽固始等州縣南抵蘄黃西接荆襄東連鳳陽霍丘等處山勢綿亘河流四達盜易出沒且鳳陽陳州等處近皆被災流民載道

盜入霍丘劫掠帑藏執縛縣官民庶騷擾誠宜思患
預防今兵部旣云光州不可置所則汝寧所屬信陽
等一十三州縣宜令二司巡守官各選譏察兵牌人
等令備器械馬匹選委所屬州縣佐貳首領官一人
督之不得累以他役致妨緝捕又信陽州地方軍民
雜處奸盜尤衆宜調守備南陽河南都指揮等官俾
得專禦盜賊禁治銀洞又商城縣南接六安州二百
餘里四野曠漫而金剛臺巡檢司乃在縣北今宜遷
置縣南馬頭山使便於巡邏詔如議行之 雲南巡
撫王恕奏帶男王承祿隨侍從之 陞應天府府丞

白昂爲南京大理寺右少卿 妖人李子龍等伏誅
子龍本姓侯名得權保定易州民幼名立柱兒爲狼
山廣壽寺僧更名明果稍長游方至河南少林寺遇
術士江朝推其命當極貴又遇道人田道真傳與妖
書有云陝西長安縣曲江村金盆李家有母孕十四
月生男子龍有紅光滿室白蛇盤繞之異得權聞其
說遂更名子龍蓄髮往來真定間交結不逞之徒又
有術士黑山者批其命若遇猴雞鳳凰交之語得權
謂與江朝所言符信之又遇道士方守真引至京寓
軍匠楊道仙家先是道仙有偽朝章勘合并勾籌符

印散與內使鮑石崔宏長隨鄭忠王鑑常浩左少監
宋亮右副使穆敬得權乃得魚綠出入內府石忠等
皆爲所誣敬信之時引至萬歲山觀望羽林衛百戶
朱廣素與鮑石鄭忠相識密言其事廣遂同小旗王
原訪得權稱有貴相乃傳於宋亮等往還日久情稔
各遺以鞍馬服用等物鮑石嘗報織染局內官韋寒
設饌具以待每入內府石忠等稱爲上師北面拜得
權不爲禮勢日張大旣而爲錦衣衛官校孫賢等所
發執得權等下獄將送都察院出衛門忽報曰韋寒
死矣都察院鞫實得權及楊道仙黑山朱廣鮑石皆

伏誅餘黨皆發充軍已而刑科都給事中雷澤等言
得權鮑石等內外交通陰謀不軌醞釀禍亂死有餘
辜乃止令得權等五名處死餘黨王原等九名俱獲
宥免刑罰太縱恐無以謝神人之怒彰朝廷之法乞
追究悉誅之 上以事旣行不聽兵部言錦衣衛官
校孫賢等俱都指揮袁彬提督能捕獲妖賊例應陞
賞詔命袁彬孫賢等各陞一級 命增孔子籩豆侑
舞之數國子祭酒周洪謨言臣比言孔子封號冕服
籩豆侑舞等事禮部尚書鄒幹以謚號器數之加否
不足爲孔子重輕請仍舊爲宜臣竊以孔子自唐開

元封爲文宣王被以衮冕樂用宮懸當時衮冕雖通乎上下而宮懸者天子之樂也樂旣用天子之宮懸服必用天子之衮冕是唐之奉孔子已用天子禮樂矣宋承五代衰敝之制至徽宗始加冕爲十二旒元時孔子廟貌徧於天下而被以天子衮冕聖朝因之則孔子服冕已用天子之禮佾舞止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禮則禮爲僭乞勅廷臣計議增籩豆爲十二佾數爲八則佾舞與冕服相稱禮明樂備補前代缺畧之典備聖明尊崇之制 上曰尊崇孔子乃朝廷盛典宜從所言其籩豆佾舞俱如

數增用仍通行天下悉遵此制 詔撫綏流民戶部
以河南巡撫張瑄等言河南各府流民蟻聚宜設法
撫卹請行河南山西山東及北直隸各巡撫官俾曉
諭各屬府州縣官凡有流民入境審其原籍省令復
業沿途給以口糧并移文原籍官司復其事產之被
人侵占者給以牛具種子免其賦役三年若無家不
願歸者暫爲安插令所司招回撥與閑地如例賑卹
仍稽有司之加意與否而黜陟之制可 冬十月
總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朱英奏廣西徭獍屢服屢叛
無有已時然彼亦人類尚可善化臣與鎮守等官會

議將撫治勸誘之方捐榜曉諭有願去逆效順者即定爲編戶復其徭賦三年或家業未成願還本貫者聽時則有荔浦縣立山鄉賊首李公主令其子扶寶率衆四十來詣軍門告稱本山乃古蒙州之立山縣請復立爲州縣見有衆數萬俱願歸順臣因行三司勘處分守柳慶等處叅政袁愷復招出馬平等縣獯獯五百二十八人叅議謝綾招出蒼梧等縣獯獯一千七百九十人副使范鏞等亦招出陽朔等縣獯獯陸續報官其餘未順者諒皆漸可招徠俟其編戶具籍復奏而處之䟽下兵部尚書項忠等言英等能下

順民情施恩布信令出未及數旬歸順幾及萬數宜
賜勅獎之 辛巳京師地震薊州等處亦震有聲

析廣東海陽縣地置饒平縣 禮部奏是歲度僧道

一萬三千三百四十名 南京禮部左侍郎章綸自

陳衰老乞致仕許之 十一月 鑄哈密衛印給都

督罕慎以其舊印爲土魯所劫也 陞撫治荆襄等

處左副都御史原傑爲右都御史馳璽書賜之 續

資治通鑑綱目成 上爲之製序 十二月 太監

懷恩傳旨南京禮部左侍郎倪謙陞本部尚書翰林

侍讀學士錢溥陞南京吏部左侍郎國子祭酒周洪

謨陞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 開設湖廣鄖陽府即

其地設湖廣行都司衛所及縣蓋荆襄流民自永樂
宣德以來言者每以爲憂至是都御史原傑徧歷諸
郡縣深山窮谷宣上德意延問流民父老皆忻然願
附籍爲良民傑於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藩臬
合謀僉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與閑曠
田畝令其開墾以供賦役建置郡縣以統治之遂割
竹山之地置竹溪縣割鄭津之地置鄖西縣割漢中
洵陽之地置白河縣又陞西安之商縣爲商州而折
其地爲商南山陽二縣又折唐縣南陽汝州之地爲

桐栢南召伊陽三縣使流寓土著參錯以君又即鄖
縣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房上津六
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衛于鄖陽以爲保
障之計經畫既定乃上言謂民猶水也水性之就下
猶民之秉彜而好德也曩脇從之黨豈皆盜耶設若
置立州縣簡任賢能輕徭薄賦先以羈縻其心佩犢
帶牛漸以化成其俗則荆榛疆土入貢於版籍之間
反側蒼生安枕於閭閻之下撫安之策莫良於此因
薦鄖州知州吳遠爲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才以充
復慮新設郡縣漫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德優裕

堪代已任總治三省 上悉從之擢道宏爲大理少
卿撫治三省八府州縣遂帖然安堵論者皆頌原傑
之功云 整飭邊備兵部右侍郎馬文升奏遼東地
方三面受敵故兵分三路以備外侮廣寧爲中路開
原遼陽爲東路前屯寧遠錦義爲西路遇有警急彼
此應援切見遼陽迤西一百六十里廣寧迤東二百
里有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冰結則人馬可行易
於應援或遇冰開賊先據之我兵雖有渡船不能猝
濟彼此勢孤誤事非小正統十四年虜犯廣寧遣兵
據此已有明驗今請造大船十數橫列河中下聯鐵

素上加木板以爲浮橋兩岸豎大木爲柱總繫其纜
遣兵護守以便往來設或有警則東西聲勢相連不
至誤事從之 命掌國子監事禮部右侍郎周洪謨
理部事陞司業耿裕爲祭酒

憲章錄卷三十四

